

上 篇

海外投资战略

第一章 中国股市发展状况白皮书

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还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出现在“WTO”之中，一直是世界各国争论的焦点。

中国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发达国家则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归根到底，这是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我们可不能小看这种权利与义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从中受到贸易实惠的程度也就不同了。

近期美国国会将讨论中国与美国的“WTO”协议内容，与加拿大的谈判进程也将进入实施阶段，欧盟也将由观望进入实施运作阶段。说到底，“WTO”全面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问题，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而言，就是说如何明正言顺地享受世界经济接轨后股市高投资、高回报的问题。

我说高投资、高回报的时代不会太远，也许伤害了中国投资大众的感情，那些深度套牢的套牢族认为我的说法是文人的一套把戏，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力。其实不然，我也是中国投资者在中国股市深受深度套牢之苦的一族，也是梦想有一天解套之后，一走了之的“那一个”。然而，经过细心研究发现，精明的西方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的兴致又使我兴奋起来，中美有关“WTO”的协议签署之后，作为对经济良好预期的回应，华尔街工业股与美国那斯达克交易市场全面飘红，香港市场也是一路攀升，中国股市也在协议签署的几日内做出反应，有关“WTO”沾上边的股票纷纷走强，如纺织板块、外贸板块、中药板块等。金融板块说不出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在股

市上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回应，而汽车板块、高科技板块等受上海汽车(600104)、一汽轿车(0800)、中讯通讯(0063)的影响,大盘指数急转直下，深沪两市全线告急，各板块股票均有大幅下跌。那么，面对中国股市的现状，难道说海外投资者不清楚股市的表现吗？他们如何面对中国股市和一旦进入中国股市后会投资哪些中国股票呢？他们并非是中国散户投资者，他们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不会轻易地让中国主力轻松地套住的。

中国资本证券化的契机

由此类问题进一步延伸世界性的话题。海外投资者与投机者是站在外界看中国的股市，与中国投资者的“春眠不觉晓”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海外投资者精于股市的研究，他们对于中国的股市态度的投资热情是中国股市进一步开放的成功标志，因为海外资本进入中国股市恰好是中国经济改革——资本证券化的重中之重。

从十年间的证券发展商分布情况综合可比性分析：目前中国共有专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 96 家,具有兼营证券业务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 245 家,财务公司 69 家,融资租赁公司 16 家。全部券商的总资产相加为 1600 亿元,而美国美林证券一家公司的资产总额高达 2000 亿美元。据有关数字显示，到 1999 年 10 月份，中国股市市值约为 2.7 万亿人民币(按 1 美元 = 8.28 人民币计,折合 3261 亿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其它国家股市市值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中国股市的潜在市场价值。1988 年,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的股票与债券计 6776 种,其中国外证券 1197

种,法兰克福证券交易量达到 18194 亿德国马克,占全国交易量的 55% ~ 60%。到 1990 年,联邦德国股市总市值达 3680 亿美元。为当时世界第四位。也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只相当于德国 1990 年的总市值。再看美国,1986 年,美国最大的交易所——纽约交易所上市股票交易量占世界股票交易量的 60%,全年交易额为 13743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

1998 年,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国际股票交易的龙头市场,在这里上市的公司有 3000 家,成交总额达 53000 亿美元,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有 500 多家为外国公司在这里挂牌上市的,是世界各大股市中海外公司上市数量最多的市场,海外公司市值总额为 27000 亿英镑(45000 亿美元)。

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国际投资与投机集团,利用各国股票市场的变化,既有大获全胜的一面,也有惨淡败北的一面,像人类社会的各式英雄史诗一样。市场经济的时代,同样有市场经济的英雄史诗,而创造市场神话的经济数字英雄再也不是面对面的交锋,而是与对手进行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现代“战争”的游戏形式改变了,创造英雄的形式也随之改变了,人们相信市场规律,从市场规律性中学习市场,具体运用在股市上,也就是从股市中学习怎么样操作股票的规律。

首先中国的股市发展得益于政治稳定,我国在经济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没有俄罗斯的“休克式疗法”,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这已经是理论上一致的说法,那么,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则是在渐进式的改革开放的前提下逐渐开放市场,中国股市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进行尝试。在国际投资集团的管理家们为经济理论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投资者们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吸引投资与投机者紧紧盯住中国市场的关键所在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经

济改革开放的软着陆。

同样,中国的股市也不同于西方各国的股市,我们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在短短的十年中走过了资本主义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股市是在探索和发展中走过来的,是好是坏,需要一个漫长的市场检验的过程。中国股市所走的市场捷径是约定俗成的,没有失败的教训,只有获得的利益。当整个世界都认为股市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若干年后,中国领导者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内核”,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是水到渠成合乎市场自然法则的。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中国,有香港、澳门作为经济腾飞的双翼,同时借助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市场运行规则,借力还力,开闸放水,自然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已经将中国股市的投资上升到世界投资的议程,在制定投资策略的问题上,投资家们不可能忽视中国市场而顾及其它。

那么,精于研究世界经济的西方国家的投资家们,面对已经准备迎战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家,是不是就会知难而退了呢?一向以并购出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是否也沉默了呢,这个以中国企业为服务对象,将中国企业包装后在海外上市的金融市场服务公司,他们在中国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又在试图进行什么样的并购、重组模式呢?在中国香港的中银集团公司与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摩根士丹利有着相同的动作,只不过开发利用的市场不同而已,摩根将中国的企业包装后在全球性的某个市场上市,而中银与港澳则是将国企送上香港的二板市场(创业板),显然,摩根士丹利略胜一筹。那么,海外的企业是否也在准备进入中国市场进行融资呢,而活跃在国际舞台的金融家们是否也像中国的战略

投资家们一样，也在谋划上市中国市场的策略？事实上，美国那斯达克已经与香港联交所携手，制定 2000 年发展战略，2000 年 2 月起，微软、英特尔、思科系统、德尔电脑等 7 家公司首先在香港创业板（二板市场）进行交易，而联交所上市的创业板公司，同样也可以在那斯达克上市，香港创业板已经运行了，并且取得了上市运行的成功。中国内地以人民币交易的深、沪两市也在谋求科技板块的类似于美国那斯达克式的第二市场，中国政府也在运筹第二板市场的运行工作，也就是说，中国股市也在寻求交易品种的多样性。

中国政府历来对于新生事物的做法是：首先采取试验性的尝试，在取得经验之后，认为是好的东西就加以发扬光大，认为不是好的或者说还没有得到市场认同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谨慎的态度，一边尝试，一边修正不合乎市场运行的方法，调整战略思路。在早期的证券市场运行的时期，针对有些对于股市的看法，邓小平就有过明确的说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二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和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选集》第 3 卷第 372 页）。

中国股市是从最初的国债开始的，那时并非具有股市概念，而发行国债的单位往往是个人的单位财务部门，他们采取行政的手段将国债摊派到个人手中，人们不认识国债为

何物，有一些认识国债价值的人，因此发了财。1989年前后，出现深沪两市的 A 股上市公司，当时并没有买卖最高限价制，曾经出现每股上万的天价股，所谓的老八股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又一个时期以来，认购权（证）成了人们投资的首选对象，有关靠认购证起家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1992 年深圳认购风波发生之后，证券交易手段有所改变，一是实行代理人制，即将深沪两市的股票通过各代理证券营业部进行交易，这样以来，减轻了深沪两市的交易压力，二是股市交易电子信息处理化，人们可以通过所在证券部进行快速的电子交易，避免了手工交易的处理滞后现象。随后，中国政府为了满足外资在华的证券投资，开辟了 B 股市场，又通过香港设立 H 股窗口，将中国企业成功地投入国际市场，直接进行资本融资活动。再后来，1998 后在美国通过路演方式，成功发行 10 亿全球债券，另外在英国上市的股票 镇海炼化、北京大唐电力、江西铜业、浙江东南电力，虽然没有形成中国板块效应，但是，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在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证券化的有益尝试。

就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为例，中国的早期资本注入和国际融资手段基本上是以融资为目的，而不是将融资的作用和发展生产力紧密地结合起来，造成融资的浪费。如我国在工业技术革新方面，融资后往往要从融资国进口相应的设备，以设备代购资金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融资是一个虚拟的市场数字，而归还贷款时，则以外汇抵消，或者以生产资料的方式对冲，当市场价格改变后，我们进口的设备已经是生产工艺落后的换代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投放市场之后，往往无法与国际同类产品竞争，这种事在八十年代屡见不鲜，而我国的体制的弊病表现在决策滞后方面，当制定一个相应的对策时，市场已

经发生了变化，而企业由于市场变化不能及时改变产品结构单一，等待所有的文件通过后，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人们痛心‘国’字牌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迫切需要一个与市场并行发展的机制产生，借以弥补国有企业管理上的决策滞后的失误。

从中国的股市开放程度可以看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阶段国际市场改革方式决定的，因为中国梦成为经济强国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愿望。

建立国际证券市场是我国金融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国际间的金融市场缩小差别，中国首先在国内进行了必要的资本运营尝试，试如在股市进行扩容，设立投资基金，发行债券、增大股票的发行量。中国财政部针对银行和广大居民发行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等多边国债。由于我国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先在局部进行试验，在得出经验的前提下，再进行实质性的运行、扩展和推广，所以，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是在局部的试验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在资本市场上试验性的资本运作只是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始单纯地从利用外资直接进行投资入手，而后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一些必要性的尝试。尤其是利用国际货币市场进行资本战略性投资，时间更为短暂。

我们从海外主要证券市场上可以发现，证券市场作用于社会经济杠杆，在社会发展变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国家的领导者，只要认识清楚证券市场是国家资本的融资手段，并且把握好有利时机，证券市场就会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但是发展的步伐并不慢，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我们首先在利

用海外资本上做文章，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成功利用外资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而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有机地组成部分，股票交易在资本市场上起到主导作用，它可以引导群体投资意识，调节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在国计民生的运行中发挥导航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充实国力，占有资本市场资源，缩小地区性经济差别，同样发挥经济平台作用。

中国股市交易配套机制的创新

我国股市现行的运行方式为许可制，与西方股市的准入制相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国际证券市场无法全面接轨，这是必须要改变的，但是，怎么样改变，用多少年来改变，我想应该有个时间过渡，这要看与“WTO”协议的内容。就目前而论，中国的股份公司在进入二级市场之前，还需要维持审批制一段时间，其原因是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开放，这种社会变革的方式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怎么样解决证券市场发展，发展的途径、政策策略问题，都是中国政府面对的需要全面解决的课题。

我们的证券交易场所使用的货币，在 A 股市场上使用单一的人民币交易，而 B 股证券交易，则使用港币或其它货币种类。就货币的流通渠道而言，相对而言不是那么流畅，其中存在货币流通渠道上的环节无法体现国际化和国际标准化的特点。就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而言，不是首先快速地给投资者提供发展证券交易便利条件的问题，而是就证券交易国际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便适应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

香港的 H 股和红筹股虽然在中国的外围为国企的融资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发展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只不过是试验性的尝试而已，或者说是谨慎地设一道金融防护林，以免国际资本投机冲进来，狼似地将小羊叼走了。基于此，香港的二板市场就成了世界各国的目标。事实上，中国内陆也可以先期培育相似的二板市场，但是，香港的人文环境更适合此类板块的试验性运作。

如果说此类市场试验成功并有利可图的话，国内也会行动的，事实上在我们论述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决策层已经着手研究沪深两市如何产生创业板块的问题了。鸣锣开业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中国在运行资本市场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隔阂性，而香港好像与他们能够较快地融通。中国所谋取的是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融通，那么，“WTO”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有道是，是谁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于规则的制定方总是有好处的，并入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中国政府与全世界投资者将面对的是怎么样与世界经济共同融洽的问题，并非是“狼”来了怎么与狼共舞的问题。在此，我国政府已经做好了迎接八方投资的具体政策法规，而不是狭隘的应战准备。

从本世纪末出台的政策法规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准备好了。而美国政府似乎也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方面发现了端倪，这些依靠玩市场资本起家的国家，一旦觉察别的国家发现了经济市场运作的奥秘所在，便会惊惶失措起来，因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注入证券市场的调节功能，经济发展可就难以低估了。

我们从中美两国签署的“WTO”协议后，世界各国的反应上可以看出，美国官员更加看重的是中国的资本资源，尤其是

证券资源。有一个时期，从美国财政部官员与中国政府财政部接触的情况分析，他们与中国探讨的问题是中国一旦加入“WTO”之后基金投资问题。与其说是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基金投资策略，不如说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受美国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委托前来试探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政策问题。

在此类问题上，政府还缺少一个快速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当市场发生微妙的市场变化时，由于国家机关没有应急的快速反应决策机制，就有可能出现金融市场上新的“珍珠港事件”，会让海外投资基金和海外游资偷袭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上某些“港口”。当然，中国已经在证券市场上准备了正规军，决策层试图通过新基金的运行来为未来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培养生力军，然而，中国的新基金的操作策略是否具有国际水平，还有待于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中国在“WTO”成员国的地位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但客观地说，作为证券市场的调节功能作用还没有完全达到国际化的标准，只是在证券A股市场上是练不出好兵的。中国的新基金在与中国的证券投资者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中，显然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国内的新股上市时的配套股份，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是只赚不赔的生意。如果说我们的新基金遇到了美国的老虎基金和量子基金，不知我们的新基金经理人是否敢与华尔街的索罗斯、巴菲特、彼得·林奇和香港的李嘉诚父子、台湾的阿不拉之流一比高低。我想一直在浅水区的游泳的孩子是经受不了大风大浪的冲击的，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开放并非是等待国内的新基金经理人锻炼成长好了才进行的，时间不等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也不等人，那么，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划出一片深水区的条件已经成熟，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证券发展的实际情况设置类似纳斯达克式

的创业板的条件也已经趋于成熟，香港已经试验成功了，日本在世纪末的圣诞节前也产生了创业板，那么，中国产生创业板进行股市交易的前景大有可为。

虽然中国的股票市场的品种比较多元化，在不同的市场为不同的投资者设计不同类型的投资品种，如 A 股市场是专为中国公民设计的投资品种，B 股市场又是专为境外的中国投资者们在中国交易所设的品种，多是以港币的形式出现，而在香港上市的 H 股，则与 B 股有所不同的是，它是以香港市场为依托，接纳世界资本投资的股票品种。当然，还有所谓的红筹股等中国内资企业形成的板块市场，其实是在香港本地借壳上市的股票，还有在美国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但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华网络’股票让中国人大开眼界，首日开盘从 20 美元一路拉升到 68 美元，巨大的财富效应足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在中国股市交易的过程中，近期同样出现令人大开眼界的事例，如新上市的基金湘基证，当日市盈率高达 500%；清华紫光的首日开盘也是从 20 多元一路拉升到 50 多元，市盈率更是高达 600%，是股市交易以来前所未有的交易奇观，很多股民惊叹不已。然而，不同的股票产生在不同的市场上，命运也就不一样了。主要是中国股民的心理承受力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更大胆一些讲，类似的交易奇迹可以多一些，事情多了，人们也就会重新调整投资理念，将证券交易的投机性与合理性结合起来，重新界定投资新理念，在这方面，中国投资者需要有人引导，但是，海外的投资者就不需要什么人作出什么类型的暗示了。

那么，首日开盘交易不受上下 10% 的限定，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今后的若干个交易日内却采取升幅与跌幅不得超出 10% 的限制的方法呢？那么，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市场能

够取消 10% 的限制呢？同时，又在什么情况下取消 $T+1$ 的游戏规则呢？人们的疑问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中国进入“WTO”后世界投资资金进入中国股市的国际性游戏规则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股票市场为海外资金进入中国股市准备的大餐是什么？市场有市场的规则，制定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参与市场的游戏者之间总是产生不和谐的声调。一边是投资与投机者要求即买即卖、自由融资、降低交易费、取消市场交易限制的呼声，一边是规范市场，防止股市出现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事例发生。在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介乎二者之间的选择，中国应该在二者之间再产生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板块，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性，也是投资者的需求。

有文章说中国的股市品种过于杂乱无章，有必要在现有的股市资源中，利用 B 股或 H 股进行嫁接，或者说将 B 股合并入 A 股之中，也就是说，将既有 A 股也有 B 股的股票，或既有 A 股也有 H 股的股合二为一，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以适应国际资本渐进式进入中国股市。也可以通过开放式基金的方式等等，持此类说法的人认为中国建立的股票市场体系是个品种多、杂的市场，没有抓住主流产品，一哄而上，A、B、H、X 只不过是股票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过渡产品而已，规范是迟早的事，早规范早利于股市的发展，晚规范有晚规范的后顾之忧。当然，人们自然想到股市必需产生一个激活市场的主导品种出现，于是，以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和香港的二板市场为例，进一步验证了市场游戏规则。以中国内地为依托实行的开放式的投资品种，与新加坡创业板和美国的创业板相比，香港的二板市场要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应该在深沪股市产生和出现创业板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与政府一味地给予新企业政策相比，不如给予他们筹措资金的通道更贴合国际市场

准则。能够拿到资金创业与拿到政策创业是两个概念，创业者有了资金心里就更加有底了。当然，对于二级市场上炒作的投资者而言，也是一个重大投资的机会。

券商充当股市导航

入关迫在眉睫，国企如果不将自己重新定位在市场上，而一味地依赖国家的政策保护，显然是不合潮流的。当然，只要我国的企业从现在做起，与“WTO”市场接轨，还为时不晚。而主力所要做的事情，不是拿着国企开玩笑，只知道钻空子套红利，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与“WTO”并轨，做公司的导航员，做资本市场的参谋长。这样一来，企业发展了，主力自然而然地从中受利，也符合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我们不妨从中银集团与港澳国际信托在香港二板市场的范例中学习和借鉴一些有益的成分，同时，也可以从学习君安证券、南方证券、广发证券为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做金融顾问的成功事例中发现他们的良苦用心。

就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来看，其主要工作还只是停留在金融服务方面，没有从金融市场的产品方面开拓一个发展的市场宽带，主要是受制于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如摩根士丹利集团在中国的金融业务，是将中国的金融产品引荐到国外进行上市，那么，他们就站在金融产品的制高点，就能够吸引国内企业界的关注，而摩根士丹利集团也从将中受益。中银集团与港澳信托目前的做法显然是处于国内金融业的领先地位，但是，这与中银集团的业务范围不无关系，他们本身就是从事此项国际业务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可是，其它金融机构想着手这方面的业务，必须从主业申报入手，否则，是不能从

事这方面业务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理论上假设中银集团的战略思路可以是双重性的，既将国内企业介绍到国外，在香港、美、英等国家地区进行海外金融活动，同时，也可以做好海外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通过中国的股市进行融资的准备。

在股民眼中，上市公司与券商被看作是狼与狈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通过券商包装上市之后，走完了社会募集资金的第一步，然后，将资金隐蔽起来，七转八倒之后，再利用这笔见不到的资金进行关、转、并、停，最后又起死回生的关联交易活动。我们在报刊公开披露的信息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只不过是决策层发现的问题之一，如：大庆联谊案、ST红光案等，无不与金融中介机构有关，那么，为什么许多上市公司在出现制假与造假的问题时，总是与金融中介机构有关系呢？

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要通过一个金融中介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包装，才能够进行市场行为的融资活动。其实，金融机构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向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信度的形象，如果说没有金融机构为企业进行一系列的市场形象设计活动，也就没有市场认同的可能性。而此类环节是由金融中介机构代替企业在未上市之前完成的；充其量说，金融中介机构就是上市公司在未上市之前的财务顾问，当金融机构将企业推向市场之后，金融中介机构拿到他们应该拿到的钱，而后一走了之，至于上市公司今后何去何从，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推荐上市的金融机构就无关了，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产品服务方面，缺少可持续性服务的战略。

入关前夜，中国股市资源大抢滩

为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不让中国的股票资源流失，中国在股票市场上迅速做出反应。大量的国债和大量的巨额基金的发行及老基金的改造工程在证券市场上紧锣密鼓地展开。仅仅 1999 年 2 月 26 日至 10 月 25 日 10 个月间，九期记账式（三期凭证式）国债发行数额高达 3449 亿人民币。

1998 年——1999 年 10 月间，我国股市新基金发行量为：420 亿元，共计 18 支新基金，它们分别为沪市：基金金泰（500001）、基金泰和（500002）、基金安信（500003）、基金汉盛（500005）、基金裕阳（600006）、基金长阳（600007）、基金兴华（600008）、基金安顺（600009）、N 基湘证（500016）、基金兴和（500018），计 10 支基金；深市：基金开元（4688）、基金普（4689）、基金同益（4690）、基金景宏（4691）、基金裕隆（4692）、基金普丰（4693）、基金巨博（4695）、基金基天元（4698），计 8 支基金。再加上二个基金期指约 60 亿（注：作者完稿时汉兴、景福还没有上市，故没有二基金的股码）。

证券公司增资扩股：1999 年 5 月—10 月中旬，13 家券商获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金总额从 63.61 亿元增至 211.77 亿元。增加 148.16 亿元。

企业债券为：1978—1998 年底，发行企业债券计 2586 亿元。

保险金入市（或者将有条件的保险公司上市），1998 年保费收入 1247 亿元；1999—2000 年按 14% 的速度递增，以保险金总额 10% 比例入市计，2000 年可投放股市资金达 143 亿元。